

记忆

灿烂的窗开启于一个黑色的夜

□赵玫

虽然已成为遥远的记忆,但我终生不会忘记在一个沉沉的黑夜,昏暗的灯光下,捧起一本厚厚的书,如饥似渴地读着,从夜晚到黎明。在我如白纸的心上,由一个遥不可及的陌生国度,灿烂出如此美丽而又悲伤的故事。

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堪称艺术的摇篮,楼里的孩子大多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子弟。于是我们小小年纪就熟悉了大幕开启与落下的时刻,能多多少少地感受到一种艺术的熏染与引领。但孩童间,真正喜欢读书的可谓少之又少,而这一个,我终于读到的这部小说,全仰赖楼里的那个男孩。

不记得那是“文革”的哪个阶段了,总之在无书可读的时候,便开始了地下图书的传阅。如此传递,无疑充满不可预料的危险,尤其我们偷偷阅读的还是外国作品,更是最为忌讳的毒草。

于是在传递中,我们始终小心翼翼,深藏不露,每一个细节都努力仿效电影中的地下工作者。无论从哪个渠道传来的小说,大家都会分享,以一种忠诚的信念顾惜着彼此对书的热爱。为此,我们这个小圈子心心相印,小心从事,竟从来不曾被大人发现过。而那些传递中的作品固然是不可选择的,但几乎每一本都会激起我们心底的喜悦。比如《普希金的童话诗》、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《邦斯舅舅》,以及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等等,无一不是我们相互炫耀心得的大书。现在想起来,在“红色恐怖”的年代中,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,为了读书,胆大妄为,竟然不懂得可能会给已关进“牛棚”的家长招致雪上加霜的大祸。

这一晚,我终于在昏暗的走廊中拿到了厚厚的《简爱》,这是我不曾听说过的小说。楼里的那个男孩,把一个纸包诡秘地交给了我,然后用低沉而郑

重的语调说,明天一早还给我。在那时,是绝不能破坏“行规”的,否则你必遭唾弃,再也读不到你想要看的书了。

回家后,我背着父母钻进被窝,打开报纸包裹的这本厚书。紧接着便一头钻进书中。《简爱》,是的,我用了整整一个夜晚,后来又向男孩争取到了一个短暂的上午。其间很多的部分是靠手电筒的光亮看完的。这一夜,我几近疯狂的阅读,是不曾有过的,几乎每一句、每一字都不想落下。我至今仍记得蜷缩在被窝里的那种感觉,也记得怎样一行又一行地追随着那些如泣如诉的情节。如此夜阑人静中捧读《简爱》,不知为简爱落下了多少泪水。

而那一夜,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仅是简爱,还有那个骄傲而悲伤的罗切斯特先生。在文字中,我仿佛听到了他近乎绝望的呼号……

简,是的,我的小小的简的爱。那一夜我抱着这本厚厚的书,至尾声处,最后的那些书页竟已我篇断简,模糊不清。尤其在小说最关键的时刻,破碎的纸张让故事戛然而止。这种看不到小说结局的感觉,就像当头一闷棍,让我不知郁闷了多久。从此看不到简爱去了何方,亦不知罗切斯特庄园的最后命运,更无从知晓,一直爱着罗切斯特的简爱是否又回到他的身边,让他在双目失明后再度拥有了简……

如此,为这看不到的结局而迷茫了很多年,直到改革开放,我考取了南开大学,才在学校的图书馆读到了全本的《简爱》。

从此生活在南开大学的校园中,在教学楼或图书馆的甬道上,总是能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后来知道,他就是我国最早的《简爱》(也正是我读过的那本《简爱》)的翻译者、鲁迅的学生李霁野先

生。也就是他的译本,坚守了五四以来优秀的白话文所特有的韵味,以其令人迷恋的文笔,让我从少年起就开始了对外国文学的热爱。

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进入新时期以来,迅速呈现出一种多元探索的状态。这种状况显然与大量翻译介绍的国外文学作品紧密相关,尤其是20世纪的外国文学。不言而喻,中国文学的变革与创新,正是在外国文学的启迪、激励下而变得多姿多彩的。

伴随着众多新异的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,迷茫与突进中的中国写作者们,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情。他们在阅读中仿佛发现了新大陆,为自己拓展了新奇的思路和表述的方式。种种意绪的流动、思维的跳跃,种种复调式的结构、哥特式的神秘,甚至对时间、空间的重新阐释……

总之,新时期文学对我而言,就像是一次浴血的洗礼。我知道那是李先生那样的先行者,为我们奠定了文学的今天。也是从这时开始,读书与创作无需再躲躲藏藏,无需再禁忌重重,而我们,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和书写了。

伴随着新时期文学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,新的文学理念扑面而来,当代的中国文学呈现出繁花似锦的状态。这让我们意识到,还有更多的创作思维及叙述方式可供我们选择。无疑,我们是幸运的一代。

在某种意义上,我的文学之旅就是从《简爱》开始的。一个黑色的夜,让我在手电筒的光照下领略了文学的博大精深与无穷的魅力。所以,于我而言,《简爱》就意味着我的文学启蒙。这之后几十年的文学跋涉,就是从李霁野先生的“我的小小的简的爱”开始的……

纪念

张惟一世的文学情怀

□张胜友

2015年5月13日晚8时26分,张惟老师(其实私下我都称呼他为老张)驾鹤西去了,我痛彻心扉,一时无语,乃至彻底失语,几次提起笔来竟然写不出一个字……无奈,只好将三年前为老张举办文学创作65周年茶话会暨80寿辰活动时所作的楹联:“一甲子笔耕累,著作等身;四十载同道行,师恩如山”,在征询和听取了龙岩文友们的意见后,改写为:“一甲子笔耕,情系大中华,等身著作;五十年引领,旗擎红土地,旷世宗师”——作为追悼会挽联敬献于张惟老师的灵堂上。

老张离世已经两个多月。我思念他,牵挂他,此一去天远路长,阴阳两隔,老师一切安否?我突然悟到:老张的人生之旅充满宗教式的两个字:文学。1932年,从印度尼西亚漂泊归国途中降生于茫茫大海中的张惟,是专为文学而降临人世的。少年张惟秉持很高的文学天赋,15岁即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随后,时代开启新纪元,老张追随新中国次第铺展开的磅礴的新生活,从闽西敌园北上南京、问鼎京都,又远赴北国荒漠屯垦戍边。岁月留痕,伴随他足迹的是《卢沟桥畔》《统战部深夜的灯火》《摩托兵的故事》《远东失落的梦》《第一书记上马记》《第

一个北大荒人》《塞上月》等豪气干云、名满天下的军旅文学作品。上世纪60年代,老张北雁南归福州,最终在动荡的艰难岁月游子返乡。先永定躬耕乡野,后龙岩主政文化,无怨无悔地苦心修行着一个虔诚文学信徒的信仰与品行,并择时登高一呼,高擎起一面猎猎文学旌旗,集结起一大群闽西本土及厦门上山下乡的文学青年,于他们彷徨、苦闷、气馁、无助之际,共同点燃起熊熊燃烧的精神火炬,追逐文学梦想,开创红土地文学的新天地、新境界,赢得闽西文坛旗手与领袖之美誉。老张最为人所称道的先生风范是:提携新秀,奖掖后进。他在引领队伍呼啸前行的同时,穿越岁月风烟,遍寻故土家乐园的历史遗存,思接万仞,著书立说,笔耕不辍,也迎来了长篇小说《中国,走出古田山凹》《中央苏区演义》《血色黎明》,散文集《雁行集》《觅踪访史录》《人间不了情》《龙潭魂》《张惟散文自选集》,电影《血与火的洗礼》,电视剧《大地的儿女》《闽西大暴动》等丰盈充实的收获季节。

而今,当老张负载着文学的累累硕果登天梯而入天堂,我想欢迎他的场面是盛大、隆重而温馨的,在天堂里,老张也许能与众多文坛前辈、老朋友重逢,畅饮笑谈、吟诗作赋,再挥如椽画笔,描摹他更为绚丽多姿的文学画卷!

土地与生长

那是一个唱歌最多的年代

□罗雪村



1939年间,冀中军区烽火剧社小队员们在村头演唱。前排右二为罗丹。

我的父亲罗丹参加过抗日战争。晚年,回顾那段经历,他说:那是一个唱歌最多的年代。

通过父亲回忆,我了解到,1938年,他在冀中参加了八路军,因为年纪小,主要做鼓动宣传。冀中是敌后中心地区,几乎天天打仗。他和几个小战士到战壕里喊口号、唱救亡歌曲,没有一天离开过战场。

说起那时期唱过的歌,年迈多病的父亲不仅记得,有的还能唱出来。

“《八百壮士》是最早唱的。‘中国不会亡,中国不会亡,你看那八百壮士,孤军奋守东战场……’这首歌当时鼓舞了很多中国人。一个四行仓库八百壮士,一个二十九路军大刀队,那会儿不知道也不管是哪个党的,上海在哪儿也不知道,就知道不能做亡国奴,宁死不投降。战斗前,我们一到战壕,一唱起‘中国不会亡……’有战士就说:嘿,你看小罗他们,这么点儿小孩都不怕死,咱们二十几的爷们儿也不能装熊呀!战士们的士气真就鼓起来了。我们那会儿就起这个作用。”

从父亲沙哑的歌声里,我听到一个有血性的中国。父亲断断续续回忆了一些抗战时期唱过的歌,有“同胞们,大家听我讲,我们的东邻居有个小东洋,几十年来练兵忙,一心称霸王,要把中国亡,呸呀嘿……”“高粱叶子青又青,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……”“向前走,别后退,牺牲已到后头关……”还唱过《五月的鲜花》《到敌人后方去》《在太行山上》《黄河大合唱》等,他说这些歌是抗大二分校和东北流亡学生教唱的;还有苏联歌曲,“同胞被杀害了,土地被抢占了,谁都知道我们祖国的土地是神圣的,空气可以自由地呼吸……”

陷入回忆中的父亲很感慨:“你别看战争那么残酷、艰苦,吃不饱饭,行军走那么远,睡不着觉,频繁地打仗,就那样,人们的情绪仍然高涨极了。一到新地方,只要没有敌情,我们或在当街、场院,或在赶集的空场上搭个土台子,站在上面,就用嗓子唱,什么伴奏也没有,可有感情!每次一唱起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我的同胞,还有那衰老的爹娘……’我们唱着唱着就哭了,战士和老乡们也陪着掉泪。”

那时候动员民夫当兵,他们唱:“河水水黄又黄,东洋鬼子太猖狂,昨天烧了王家寨,今天又烧张家庄,逼着那青年当炮灰,逼着老年送军粮,这样活着有啥用哟,拿起刀枪干一场……”“叫老乡,你快去把战场上啊,快去把兵当,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,老婆孩子遭了殃,杀人又抢粮!”“你别说,日本鬼子难找,我就想快活,我不当兵,我不拿枪,没人打仗亡了国,我看你怎么享快活!”父亲唱得很吃力,但仍能感受到调调儿里蕴含的爱恨。“哎呀,唱的和听的真真激动呀!你看那街上,老乡就呼啦啦真跟着来呀,有的还牵着自家的牲口……有的老老少太拿着铁锹,锄头跟着来挖战壕。我们是在

平原地区,到一个村先要围着村挖战壕。那战壕有一人多深,在里头低着头可以走人。因为敌人说来就来,没有战壕,敌人武器好,歪把子机枪厉害,我们牺牲的人就多。”

父亲还讲过一件趣事。“那时候,我们的装备不行,眼看我们的战士跟日本人拼命,就用枪把枪,用大刀砍,用石头砸,用牙咬……那会儿,一个战士有两三颗子弹不错了,看着战士背的子弹带鼓鼓囊囊的,其实好多都插着较成一截一截的高粱秫秸杆儿,为了好看和唬人呀。有首《游击队歌》,‘我们都是神枪手,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’,我们就给改了词儿,‘我们都是神枪手,每一颗子弹都是一个臭的’。”唱到“臭的”时,父亲像当年那样有意拉长了音,然后嘿嘿笑起来。

说起抗战时期唱过的民间小调,父亲记得的有:

唱日寇暴行的:“漳沱河,漳沱河,漳沱河里血泪多。张家花大姐,鬼子奸淫过,大姐眼里含满泪,泪珠流到漳沱河。漳沱河,漳沱河,漳沱河里血泪多。东洋狗强盗,杀人满山坡,满山满沟血横流,鲜血留到漳沱河。”

唱儿童团的:“我是小列宁,从小干革命,勤学习,爱劳动,人人夸我小英雄。”“春天里,春风吹,花开草长蝴蝶飞,大街上,哨子吹,儿童团要开大会……”

唱选举的:“绿油油的庄稼,满山遍野青纱帐儿起,狗儿他爹孩子她妈,张家的长工李家的闺女,都来哟,来选举呀,哎哟哟都来哟来选举,要选那打鬼子实心眼的,千万别选那坏蛋皮,哪怕他肚子里多诡计,嘿,喝咕地家伙哟,咱就是不选你。”那时候好多农民不识字,就拿绿豆、红豆选举。

唱拥军的:“我给抗日战士洗衣裳,男的打仗女的来帮忙,湿的这样,哎呀这样,哎呀哎呀——真脏!”那时候农村比较封建,他们先动员小媳妇学唱,回来再教年轻的姑娘唱。后来成立了妇救会,连老太太都跟着学唱。“别看这种小调没有作者名,1938年到1940年间,在根据地很流行。它们曲调简单,特别上口,歌词也通俗易懂。我那会儿10岁,现在80岁了,还记得呢。”

父亲还讲过一个用唱歌劝降的故事。

“有一次,打叛变的王凤刚,他在大清河北的大王庄,炮楼修在村子里。我们包围了他,到了靠近据点的地方,躲在一个老乡家,隔着窗户,大同志就让我唱那个劝伪军兄弟反正的歌,也没喇叭,就拿那个洋铁片卷巴卷巴当喇叭。嗯——这个歌我现在想不起来了,意思就是劝他赶紧投靠同胞,不要给日本人当汉奸。

他听见了,知道是我唱的。他不打枪,就听着。

王凤刚怎么知道我?投敌之前一次作为友军,他到我们团做客。我们团长崔文炳、政委陈德仁、政治处主任蒋崇璟在一个地主家的大房子里请他吃饭。团长派人把我叫去,说:“小鬼,给他唱个歌儿。”我就清唱了一首抗日歌曲,“同胞被杀害了,土地被抢占了……”挺长的,居然一下全唱下来了,把他吓着了。那个王凤刚也流泪了,说:“唱得真好。”叫过勤务兵,赏我两块钢洋。还拿着钢洋敲敲给我听。”

父亲一位老战友的女儿曾跟我讲,她认为自己的父亲当年不是战斗部队,只是演演戏,唱唱歌,所以对他的经历“不大感兴趣”。

我转述这段话时,父亲说他想起了《抗敌剧社歌》,然后用尽力气唱起来:“我们为英勇的战士而歌唱,把大众的生活、斗争演出在舞台上。艺术是我们的武器,舞台是我们的战场……”

2010年,父亲走了。他说自己是幸运的。当年,他眼瞅着和他一块唱歌的战友冯连普、黑枣被日军炮弹炸死。

今年,抗战胜利70年了。我很怀念与父亲同命运的那些人们。聆听父亲,就像跟随他回到那个唱歌最多的年代,面前又浮现出他眼角闪射的泪光和挺起的微驼的脊背……



林凤眠作品

原上草 第258期

生活质感

得道的老巷子

□宋利萍

人一见珠宝性子就变慢了。老巷子是陈年珠宝,人一走进去,性子也慢了。老巷子有历史的光泽着,像胡杨,一轮轮惊魂动魄之后,是永恒的超脱,不挣扎不辩解,命运照常捉弄它,一拨一拨的人给它上妆,一场一场的雨涂去脂粉,老巷子自己会沉淀,末了还是最初的风骨。

在早晨的冷风里走了老北京南锣鼓巷,一砖一瓦数过去,上面都是重量。阳光是夜里酿就的,不曾大片大片洒下来,浓郁的笔墨一擦一擦,抹在搂不住的老槐树上,红彤彤敞开的大门上,生锈的铁锁上,磨了几百年的石鼓石狮子,斜斜地剪进长街的脸上。哪一家门里都有传奇,只是我无法逮到它的枝丫,我像阳光那样躲避,恰巧躲进一扇门里去才好。

谁的门?齐白家里,茅盾小院,戏剧大院,末代皇后婉容的门槛?八百多年了,雀儿都更了千茬,叫声定然还是从前,而门里门外说话的人变了又变,他们都在,又都不在。有梦想的都早早地走出去了,留下的则越来越平和,内在的东西早浸到土砖瓦石,你摸,你踩,你念叨,它就支起了耳朵。低低高高的人家,一半微开一半吨,闻得见元曲里的四月天,黄四娘沽酒当垆,莺莺燕燕春春,花花柳柳真真,事事风风韵韵,停停当当人人。晚上灯笼一盏盏亮起来,飘出咖啡和啤酒的香味,飘出吟诗人的平平仄仄,就是老树开花了,小娘子长出一声道白,由来的惊喜从木格子窗透出来,受用也么哥?一个城市没有老巷子是缺憾,老巷子没有一个老旧的书店也是缺憾。无关怀古,利于呼吸舒畅。再图热

闹,再万马奔腾得意尽欢,也想有个喘气的地方,老巷子和小书店就是古木阴中,可杖藜过桥,淋些杏花春雨,洗下身上的灰尘。所以南锣鼓巷有个小书店,绿门黄联,草木气味,叫朴道草堂,灰瓦檐檐,半掩门,竹草花发,犹如书册流连。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也有书店,诗人默默开的,幽深巷弄一般,冬天尚冷,壁炉火光莹莹,三两好友默默坐就十分美好。大理古城满街银饰叮咚,忽而就冒出个独立书店,沐身天下笔友书香。乌衣巷短得不能再短,那是笔墨者的天堂,早已深得够不着底。书声是有分量的,躬身阅读书写是有分量的,会压住横生竖长的欲望,令草木扶疏。在最时尚的厦厦里只有一间小咖啡馆的小半墙书册,枝枝朵朵苍苔暗生,也能冲刷万千俗气。

老巷子确乎有书卷气,有个把门的,风刮到那就小了,水流到那就缓了,猛兽到那就文约约了。老树构成的拱顶,地上铺就的落檐,偶尔的鸣蝉,行者的低语,安静的高墙,都令人幸福,停也是走,走也是住。老而不朽,而心灵舒适,是得道的生息,红彤彤,不慌不忙地散发,不低声,不焦躁,也不安慰,就是注视。一个老巷子相当于一个老村庄,有一亩三分地,一片林子,一泓清泉,可坐阶上说话,坐水边看水。

过去的老巷子是生活,现在是老巷子生活给你看。逛时尚大街不需要思考,只需懂规矩,到老巷子里灵魂可以出动,可以横行,从头到脚歇在一帧老照片里。冬夜,空静,过一座老石桥,上黑亮的石阶,有人哼起春季到来绿满窗,抬头见明月当空。